

大 雷 雨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23

42



文学小丛书

大 雷 雨

〔俄国〕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芳 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大 雷 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 1411 字数 62,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2 $\frac{9}{25}$ 插页 2

1959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0 年 3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印 数 7001—21000 册

定 价 (2) 0.18 元

前 言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是偉大的俄国劇作家。一八二三年生在莫斯科一个官吏的家庭中。一八四〇年中学毕业后，进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然而学校的功課滿足不了他那愛好艺术的天性。一八四三年，他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由于父亲的坚持，他不得不到法院去工作。官吏的职务虽然完全不合他的志趣，但是却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經驗。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尤其熟悉了商界和政界的生活、习俗。这些观察成了他日后戏剧創作上极有价值的素材。

一八五〇年，他发表了第一个喜劇《自己人好算賬》，以諷刺的笔調描写了商人唯利是圖和胡作非为。因此剧本曾被禁止上演。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他写了一些剧本，漸漸地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最重要有，《肥缺》、《大雷雨》、《火热的心》、《来得容易去得快》、《森林》、

《狼与羊》。他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揭露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贵族的道德腐败，金钱万能和黑暗势力的专横。

《大雷雨》写于一八五九年，那正是俄罗斯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度的社会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勇敢地提出了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使妇女摆脱家庭中的奴隶的地位。卡杰林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诗意的、同时又坚强的女性。她离开愉快的娘家，突然落入了这个沉闷的、冷酷无情的环境——卡巴诺娃的家庭里。这种“黑暗王国”似的环境、残暴的婆婆卡巴诺娃同卡杰林娜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悲剧的结果。不仅卡杰林娜成了残暴的婆婆的牺牲者，连卡巴诺娃的亲生儿子奇虹也在她手下默默地牺牲了。作者除了写卡巴诺夫一家外，还写出了顽固商人提郭意和他的牺牲者——他的侄儿鲍里斯的形象。这个剧本揭破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专横，歌颂了热爱自由的俄罗斯妇女，在俄国舞台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苏联的舞台上也是经常上演的剧目。

編者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登場人物^①

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維奇·提郭意——商人，城里的名人。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維奇——他的侄子，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

瑪尔法·伊格納捷芙娜·卡巴諾娃——富商妇，已寡。

奇虹·伊万諾維奇·卡巴諾夫——她的儿子。

卡杰林娜——他的妻子。

瓦尔瓦拉——奇虹的妹妹。

庫力金——小市民，一个自修出来的钟表匠，想发明自动钟。

瓦尼亚·庫得略西——青年，提郭意的事务員。

莎布金——小市民。

菲克魯莎——女香客。

格拉莎——卡巴諾娃家的女佣人。

^① 除鲍里斯以外，所有的人物都穿俄罗斯服装。——作者注。

貴妃——七十岁、半瘋半癲、带着两个僕人。

城里的男女数人。

劇情发生在卡里諾夫城里，伏尔加河边。夏天。第三幕
和第四幕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尔加河高岸上的一所公园。伏尔加河对过有乡村的景色。舞台上有两张游椅和几丛灌木。

第一場

庫力金坐在一張游椅上，凝望著河水。庫得略西和莎布金正在散步。

庫力金（唱）“在平谷中，在高原上……”（不再唱了）奇妙，應該說真奇妙！庫得略西！我的老弟，我天天看伏尔加河看了五十年，可是我老是看不够。

庫得略西 什么？

庫力金 風景真妙！真美！我心里舒服极了。

庫得略西 是嗎？

庫力金 真痛快！你反而說“是嗎？”也許你看厌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么美。

庫得略西 咱，跟你談話真沒意思。你是咱們城里的一个奇人，一个化学家。

庫力金 一个机器匠，一个自修出来的机器匠。

庫得略西 反正一样。

稍停。

庫力金 (指指旁边) 瞧，庫得略西，在那儿那样掄胳膊的是誰？

庫得略西 是誰？是提郭意在罵他侄子。

庫力金 在这么个地方罵人！

庫得略西 他在哪儿都罵人。他誰也不怕。鮑里斯·格里戈里耶維奇落在他手里，所以他老虐待他。

莎布金 像沙威尔·普罗柯弗耶維奇这样愛罵人的人，你就找不出第二个。他平白无故地欺侮人。

庫得略西 他是个暴燥的家伙！

莎布金 卡巴諾娃也不是个好东西。

庫得略西 不过，她干什么事儿，至少还会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来，可是，这个家伙就跟掙断了鎖鏈似的。

莎布金 沒人治他，所以他才敢乱吵乱罵的。

庫得略西 像我这样的青年太少了，要不然，我們就

会禁止他胡闹。

莎布金 你有什么办法？

庫得略西 好好地吓唬吓唬他。

莎布金 怎么吓唬呢？

庫得略西 咱們四五个人合起来，在哪条小胡同里，当面跟他较个明白，那他就会像根絲綫似地軟下去。他决不会对任何人提起我們給他的教訓，他只好乖乖的了。

莎布金 怪不得他想把你送去当兵。

庫得略西 他確是想，但是他办不到，所以这毫无关系。他不会送我去，他明知道我决不肯把自己的性命白白送掉。他吓唬你們，我可知道怎么跟他談談。

莎布金 不見得吧？

庫得略西 什么不見得！大家都以为我是个粗鲁汉子；为什么他要留我呢？因为他需要我。这就是說，我不怕他，而要让怕他。

莎布金 难道他就不罵你嗎？

庫得略西 怎么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了的。可是不让他罵，他說一句，我就还他十句；他只好

吓一声走开。不，我再也不对他低头了。

庫力金 难道你要跟他学样儿吗！还是忍耐的好。

庫得略西 嗨，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話，那么，你就先教給他怎么讲礼貌，然后再来教我們！可惜他的女儿都太小，没有一个大的。

莎布金 那怎么样？

庫得略西 那我可要尊敬他了！我是个色胆包天的脚色！

提郭意和鮑里斯通过。庫力金脱身。

莎布金 (对庫得略西) 咱們躲开吧，也許他又耍糾纏不清了。(他們退場。)

第二場

人物同前，提郭意和鮑里斯。

提郭意 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东游西蕩？擱骨头，你給我滾！

鮑里斯 这是节日，家里有什么事情做呢？

提郭意 你要是想做的話，你就可以找到事情做。我曾三番两次对你說，“別让我碰見你。”你就是不

听！难道你去的地方还嫌少吗？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呸，你这个该死的東西！干吗你像根竿子似地站在那儿？我是不是在跟你说话？

鲍里斯 我这儿听着呢。还要我怎么样！

提郭意 (望着鲍里斯) 你滚吧！我不要跟你这个滑头说话。(走开)就没个完！(他咕着退场。)

第三场

庫力金、鲍里斯、庫得略西和莎布金。

庫力金 先生，您到底跟他是怎么回事？我們簡直不明白。您准是喜欢跟他呆在一块换他的臭。

鲍里斯 庫力金，我怎么会喜欢呢！我是没法子呀。

庫力金 先生，我可以問問您嗎，怎么会没法子？要是可以的話，先生，您就對我們說說吧。

鲍里斯 为什么不可以說呢？你們知道我祖母索菲·米哈伊洛夫娜嗎？

庫力金 哦，当然知道。

庫得略西 当然知道。

鲍里斯 她所以不喜欢我父亲，就因为他娶了一个

高貴的女子。因此，我父母便住在莫斯科。母親常說，她就沒辦法跟父親家里的人在一塊呆上三天；他們對她似乎很粗暴。

庫力金 實在是粗暴！這是不用說的！先生，非習慣忍耐它不可。

鮑里斯 在莫斯科我父母把我們教育得很好，他們為了我們不惜一切。他們把我送進了商業專門學校，把我妹妹送進了寄宿學校，但是他們倆忽然害霍亂病死了，我們兄妹倆便成了孤兒。後來我們聽說，祖母在這兒去世了，曾留下遺囑說，等我們到了成年的時候，叔父應該把一部分財產分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力金 什麼條件，先生？

鮑里斯 我們應該尊敬他。

庫力金 這意思就是說，先生，您決不會得到這筆遺產。

鮑里斯 對啦，庫力金，還不只這樣呢！最初他折磨我們，隨心所欲地辱罵我們，可是結果呢，他還是什麼也不給，或者隨便給一點兒。他還要說，這是出於他的恩惠，並不是我們應當得的。

庫得略西 這就是我們商人的老脾氣。再說，即使

你尊敬了他，又有誰會攔阻他說你不尊敬他呢？

鮑里斯 唔，對啦。就是現在，有時候他還說：“我自

己有兒女，為什麼我要把錢送給別人的兒女呢？

那樣，那我自己家裡就要光了！”

庫力金 這就是說，先生，您的情形並不好。

鮑里斯 如果只是我一個人的話，那還不要緊！我

可以拋棄一切，一走了事。但是我很可憐我妹

妹。我叔父屢次寫信要她來，可是我母親的親

屬不讓她來；他們來信說她病了。假如她到這

兒來了，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想起來真可

怕。

庫得略西 當然。他們不懂得待人接物！

庫力金 您在他家裡的地位怎麼樣？

鮑里斯 有什麼地位。他說：“你住在我家裡，我吩

咐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會算工錢給你。”

——這意思就是說，過一年，他隨便跟我算算賬就完

了。

庫得略西 這是他的脾氣。我們誰也不敢提工錢，

要不然，他就要把你罵得死去活來。他說：“你

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能看見我的心嗎？也許我高兴給你五千卢布。”你去跟他談談看！可是，他这一辈子就不會有过这样的高兴。

庫力金 先生，这怎么办呢！您总得想个法子討討他的歡心才是。

鮑里斯 問題就在這兒，庫力金，这是决計办不到的。連他自己的儿女都討不到他的歡心，那我怎么行呢？

庫得喀西 自然他一辈子都靠罵人过日子，那誰能够討到他的歡心？尤其是为了錢；結起賬来沒有一次不罵人的。只要他肯平心靜气，有的人情愿自己吃亏。要是誰在早上惹他生气，那可不得了！那他一整天都逢人就罵。

鮑里斯 每天早晨，我箱子都流着眼泪对大家这样恳求：“好朋友，求你别惹他生气！好孩子，求你别惹他生气！”

庫得喀西 可是，这有什么用！除非他到市上去，那才算完事儿。所有的乡下人他都罵。就是人家亏本儿卖，他还是不吵不走。他一天到晚都这样胡来。

莎布金 总而言之：他是个暴徒！

庫得略西 真是个暴徒！

鮑里斯 如果碰到他不敢罵的人惹了他，那可要命；
一家子人就够受了！

庫得略西 好家伙！真笑死人！有一次，一个鷹騎
兵在伏尔加河边的渡口上把他大罵了一頓。他
干得痛快极了！

鮑里斯 可是家里的人怎么样呢！自后有两个礼
拜，大家都躲到頂楼里或是堆房里去。

庫力金 这是做什么？他們做完了晚禱嗎？

几个人在背景前走过。

庫得略西 莎布金，咱們散步去吧。站在这儿有什
么意思？（他們鞠躬退場。）

鮑里斯 哦，庫力金，我在这儿真难受极了。因为我
不习惯这个地方。大家都用冷眼看我。好像我
是多余的，好像我妨碍了他們似的。我不明白
这儿的习惯。我知道这都是我們俄國人的多士
习惯，但是，我总觉得跟它合不来。

庫力金 先生，您跟这些习惯是永远合不来的。

鮑里斯 为什么？